

其实它能解决的，我确实相信它能够解决——我以前常说，我拍电影就像是看心理医生，我有对人生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就找一批很有才华的人跟我一起去探索——能解决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高端的影评人就觉得这是商业的妥协，所以我在高端影评人里的口碑也不算很好。

没有人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电影的，不在乎是骗你的。多少人夸你，夸你的人只有一种，骂你的人有很多很多，不一样的骂。所以我们看的都是骂你的影评，不会看夸你的影评。

《金枝玉叶》卖座， 飘足一个月

我在香港票房最高的电影还是《金枝玉叶》。这个电影大卖，电影上映之后，那一个月我感觉我是不用走路的，我整个人是在飘的，那种成功感，是我等到现在，等了30年还没有等到。

（拍《金枝玉叶》的缘起是）当时已经拍完《霸王别姬》的张国荣，他回来香港说想跟我们合作，两年前我们本来要合作一部戏（陈可辛曾说：“我用尽力气逃（哄）到张国荣与张曼玉，合作一个围绕作家十三妹的怀旧鬼戏。”后来此剧本由张之亮导演拍成了《等着你回来》，梁朝伟与吴倩莲主演），结果他突然说要去拍陈凯歌导演的戏，当然就走了吧。后来回来拍的时候，张国荣回来是一件很大的事，他选择我们几个电影人开的新公司，就觉得怎么样也得想一个故事给他。



上图：《金枝玉叶》剧照。

飘完那一个月之后，可能是我这一辈子最不谨慎的时候，一部电影花了很多钱（陈可辛执导的《嬷嬷帆帆》耗资2000万，1996年贺岁档上映后票房失利，亏损上千万），结果公司就快倒闭了。我们是5个导演的公司，因为我一个人，成也成在我，败也败在我，到最后等于要解散了。公司要卖给一家大公司（嘉禾），那个大公司把我们公司的债务都拿掉，说我们买你公司唯一的条件是你必须拍《金枝玉叶》续集。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拍下去，我只能拍童话故事之后，“快乐地永远生活下去”是什么样的。

因为《金枝玉叶1》的成功，《金枝玉叶2》拍的时候就很“顺”，“顺”不是剧本顺，是指你要到哪里都会给你拍。那个时候的电影行业很底层的，不像中国现在的电影行业那么受尊重。我们拍了《金枝玉叶1》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世界：一些大酒店都给我们拍。我还提了一个要求，同时希望拍一部小电影——当时大公司很不愿意地说，我给你几百万就把它拍了吧。我说好，我两部一起拍，要我拍《金枝玉叶2》的条件就是（同时）拍《甜蜜蜜》。我先拍的《甜蜜蜜》，因为我怕拍了《金

枝玉叶2》他不给我拍《甜蜜蜜》。

确实《甜蜜蜜》是我拍得最舒服的一部戏，因为没有什么压力。拍完了以后，这个电影上的时候，当时没有首映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午夜场，晚上11点多（开画），半夜大概1点多散场了以后就去咖啡厅喝东西，去检讨，看是否还需要修，那是第一次观众看到你的电影，他们喜欢不喜欢可能还需要回来调，因为电影还没有上，只是上午夜场，第二周才正式上映。（《甜蜜蜜》的午夜场）是在尖沙咀，我们有一个习惯：在天星码头附近的那个海运戏院放，因为那个电影院最大，（映后）我们会走一段路去到一个咖啡厅。我还记得那条路是很长的，普通是五到十分钟的路，我走了一个半小时，因为一路上每个同业都抓住你站那儿聊，说他多喜欢那个戏。

一个好片真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，碰到最好的团队，最好的人，最好的故事。当然最重要的核心是导演要非常坚持你的一种信念，这个过程里面是不停地有人打击你，从投资方到演员、明星，每个人来都会有他的要求，每个人来都可能把你带偏，也不一定会有不对，有可能偏了更好，因为原意可能没有那么厉害。我常说导演其实是一个最容易的岗位，因为其实它是唯一一个你可以不专业的岗位，每个岗位你都必须懂得演戏、写剧本、剪片、摄影，导演可以什么都不懂。真的，因为导演是选择题。

导演不一定是对的。（《甜蜜蜜》中有一幕是李翘看到豹哥去世，张曼玉第一次的演法是先笑了一下，再哭，但陈可辛不满意，又拍了许多次。）我觉得张曼玉最好看的就